

清人說齋二集

掃葉山房藏行



僕在海上時阿貽自京師寓書云比來此間有二快長夏僦居慈仁日坐卧雙松下涼風時至爽沁肌骨一二友人來就語亦不復命巾襪日夕竟去都忘時世周旋又長洲生近倣世說為說鈴書雖未就聞數日輒見一兩則讀之殊使人意遠僕嗟賞其言思見此書久矣來京師一年所始獲見全本中間記辨學論文之語及一時朋游談謔率於澹頽唐直逼臨川語勢惜不得劉辰翁輩相共尋咀耳其著意穠寫尤在劉比部阿貽兩人阿貽遙秀公蔽曠達宜為汪所喜也辛丑春杪瑯琊王士祿子底寓堂題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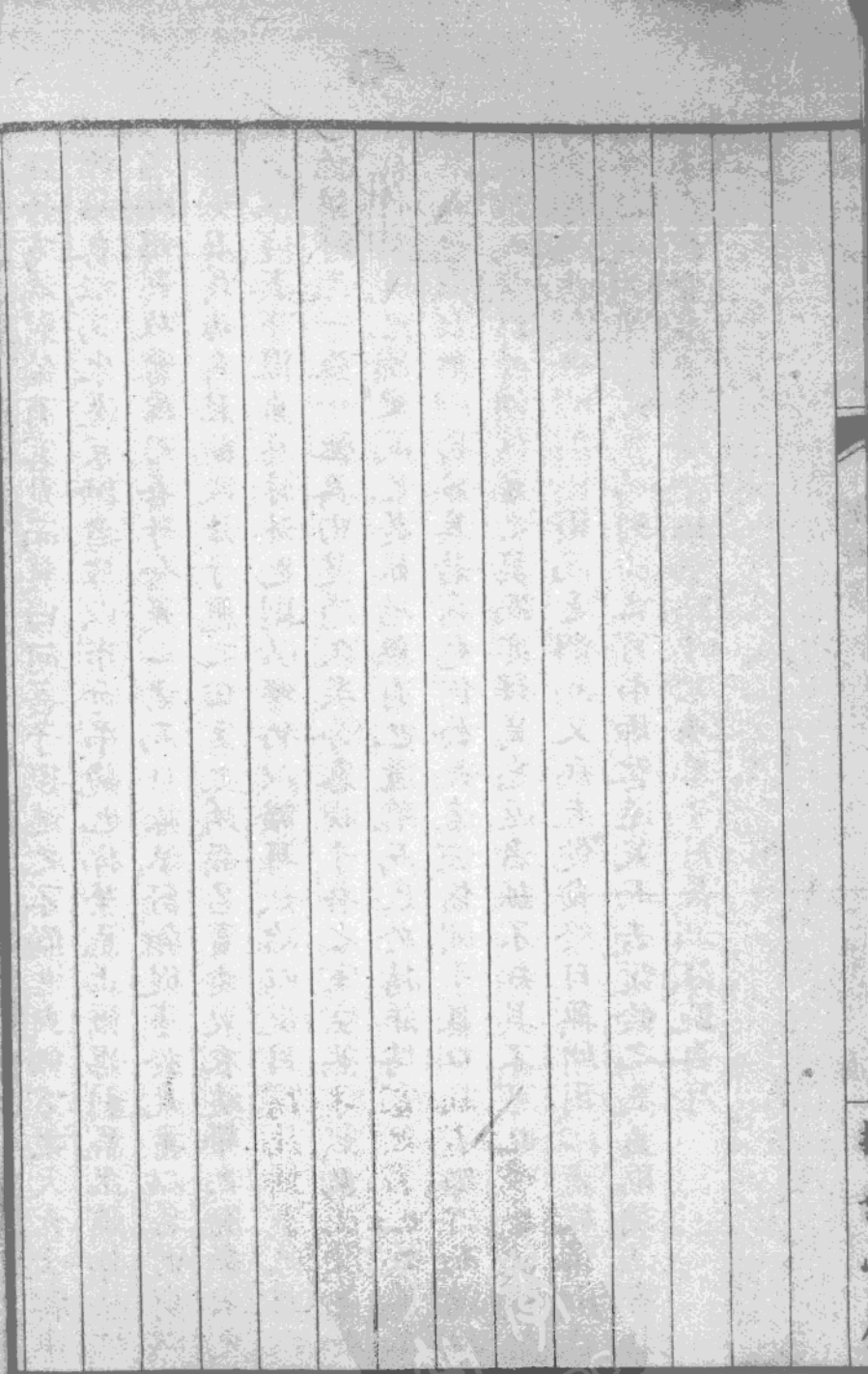
...

...

...

...

汪子方為說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撰述之不倫也夫四方之大夫士聯車
輶結衣袵而來遊京師者非以市奇弔詭也梯榮焉止爾媒利焉止爾梯榮故
名顯媒利故實厚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從事於此書以名則窮以
實則左得毋奇且詭歟汪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裋衣緩帶之倫舉不免
焉然方其下僂直巧休沐也則必絲竹以諧耳妖冶以悅目擣蒲博塞之具以
怡情肆志一張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空然孑然蕭然聞然於
絲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蓬醜而已於擣蒲博塞無有也故簾敗
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娛其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絲竹而諧無
妖冶而悅非擣蒲博塞之具而亦肆焉忘返者誠不知其不可也噫吾欲梯榮
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故甯取裁
於此尚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弔耶客遂笑而去說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其
書則與世說語林略相類順治十六年冬十月長洲汪琬自序



說鈴

長洲汪 琬鈍翁

余初宦時。偶爾涉筆。年大來棄去久矣。不意甫草復攜其稿至江甯。且欲為作廣說鈴。而周櫟園先生嘗從貽上倚聲集中。見引此書數則。每相遇輒再三宣索。余因稍加增改。用傳好事。聊助談資云爾。鈍翁再識。

宋既庭

實穎

與宗弟疇三

德宏

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或問大宋何如。

人。予言阮思曠都不及真長逸少。而能撮有諸人之勝。

金秀才

式祖

詩歌頗有唐調。予北遊時。金來話別。值賓客盈座。金都不敘語。竟

出所作送別長歌朗吟一遍。捧腹謂予曰。此詩何如。高達夫。舉坐嘿然。予領之而已。

王進士言。若遇仲默昌穀。必自把臂入林。若遇獻吉。便當退三舍避之。予時在坐。遽謂曰。都不道及汝鄉於鱗耶。王嘿然。

王六

士祿

與諸賢集大明湖上。同賦丹鳳城南秋夜長。王詩先成。諸人皆閣筆。

推為絕唱。詩云。丹鳳城南秋夜長。關河寒近落微霜。那須錦字論長恨。自有清

砧使斷腸。破衲沙頭雁欲去。拂雲堆上草初黃。傷心不及邊城月。猶照盧家玳瑁梁。

吳處士

懋謙

訪予邸舍。每被酒自誦其所作遊五嶽詩。音響琅琅。若出金石。覺

爾時意致適上。不可復及。

劉比部

體仁

晨入朝。遇鸞羣兒嬉遊之具。俗所謂倒掖氣者。指揮從人買數枚。

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作色。徐自笑曰。此事可入彈章。

倒掖氣之名。見劉侗帝京景物略。

王十一

士楨

在京師。將遷寓慈仁寺。予往阻之曰。子寓慈仁。不得不賦雙松詩。

恐損子名。王傲然曰。寓不可不移。詩那可便作。

慈仁寺即今報國寺。按王集中載報國寺雙松詩一首。贈許天玉。蓋是歲移寓後作也。歌詞雄偉沈麗。與題相稱。王既為此言。而其後竟爾操筆。才人固是難量。

王匡廬先生

與敕

家居教諸子弟。絕不以時義程督之。詩歌古文。各徇其意。親

串中或諷曰。諸郎君幸早露頭角。何不令銳力場屋。願為爾耶。先生怡然曰。君

勿言。彼伏獵侍郎。詎是甯馨物。

新安江秀才

天一

言士大夫不立品行。必不能為文章。

文集有江天一傳。即其人也。傳中亦備載此語。

吳孝廉

兆騫

嘗與余輩同出吳江東門。意氣傲然不屑。中路忽率爾顧予。述袁

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傍人為之側目。吳不顧。

王匡廬先生不恆為詩。每遇林臯清曠。襟抱悠然。輒復有作。諸子或請編錄。先生諭之曰。吾寫懷送抱。如絃之有音。所懷既往。則絃停音寂。何庸留此枝贅為耶。

魏光祿

象樞

言學問必從忠恕入。予曰。毋自欺何如。光祿言。此是忠恕義疏耳。

或問李王詩優劣。予曰。李氣雄。王骨秀。或又曰。然則李固勝王耶。予曰。未可量也。

劉公勇棄官入蘇門。依孫鍾元先生。嘗築堂先生所居側。久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王儀曹作留琴堂詩。其起句云。身是巢由未得聞。聞者便為絕倒。

吳四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竊取溺之。其師計青麟先生名大加捶楚。後見渠所作膽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至丁酉科場事起。衆謂先生知言。

按吳北行時。青麟先生沒已十二年許矣。

南海鄭秀才詩才清麗。程五舍人可則極稱之。如過屈原賈誼祠云。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又漢陽送客云。天盡水連巴子國。月明人在武昌城。皆為名句。

秀才字湛若。名未詳。為粵中狂士。順治初。王師入粵。秀才抱其平時所寶古琴投水而死。

余問李圮。瞻欲擇意氣之交。須任何術。李曰。宜求不輕諾者交之。

王十一在大明湖北渚亭。感秋柳賦詩四章。其一曰。東風作絮糝春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欲繼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寸心違。嚴給事沆稱此詩風調淒清如朔鴻關笛。易引羈愁讀之良然。

按王集中秋柳詩凡四首。此其第三首也。王西樵和詩。今亦附錄一首。

千條萬縷最堪憐。夜帶啼烏曉帶煙。天畔星光仍黯黯。風前笛思轉繚繚。折來玉手曾三月。種向金城更幾年。是處經秋總惆悵。傷心不獨渭橋邊。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張夫人謔曰。古聞糟糠之妻。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張夫人孝廉正室也。

米進士

漢雲

詩畫皆工秀。書法學米南宮。徑寸外者尤勁媚。或評之曰。紫來天

才超詣。當在友石先生之上。

薛戶部

舊生

戲王推官。汝一文士耳。異時終當依我幕下。王熟視薛曰。恨子非

嚴鄭公。薛大笑。

余亦有調大武一絕句。十載雕蟲稍擅名。未嘗縛袴學長征。他時若得登三事。但乞蕭郎作騎兵。蓋大武素輕余輩為文士故也。

王推官與予論唐王孟詩。余謂襄陽稍涉俗。王急歎為知言。且曰。近體洵有之。歌行古風無是也。

史辰伯北斗素博洽。猶習三吳典故。嘗過予劇談。劉子威張幼於王伯穀諸逸事。虬髯急張。談波恣涌。竟日不倦。從叔孝廉希汲嘗曰。吳中文獻。必推此翁為冠。

史翁在一俗子坐。其人喜與翁論詩。翁遂舉王司寇咏史百首。渠了不知也。翁勃然曳杖起曰。豎子且未見弇州續集。如何言詩。竟出門去。

余遇王十一於慈仁寺。問近作何詩。王言昨為梁曰緝熙題得杜工部像。余駭曰。子率易如此耶。王不應。直擲其詩令余讀之。至意氣凌天馬。幽愁拜杜鵑。余急加稱賞曰。能道得箇語。真工部後身。

按王集中題杜工部秦州像凡三首。此其次也。今附錄全篇於後。

靈武中興日。秦州旅食年。羌戎常雜處。崖谷至今傳。意氣凌天馬。幽愁拜杜鵑。瞻依思往事。攬涕獨潛然。

魏光祿言。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此一則見先祿所著庸言中。

舍弟搢九琰以博雅自許。不多作詩。遊中州還。忽見示絕句云。汝水東流馬向

西。仙翁峰畔躡雲梯。丹泉汲罷楓林晚。亂聽深山後懊啼。雖復廿八字。字字雋永。

後懊鳥類杜宇。鄢陵以西多有之。予舊寄楮九一絕云。梁公祠畔草萋萋。王霸城邊日又西。後懊不知行客恨。隔花猶學子規啼。即此意。

計甫草至順德。追憶歸震川先生。嘗佐此郡。有廳記二篇。即策蹇往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旁廢園中。西向炷瓣香再拜。流涕被面。見者皆以為狂。僕夫亦匿笑不止。了無忤色。

劉比部撰汝穎集。共得小序數十篇。每篇皆有意思。余借讀一過。還之曰。此傳奇體耳。以君之才。何不作穎州人物志。

邵刑部

燈

言向子平未是達人。既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便知死賢於生。

生與富貴為類。死與貧賤為類。達人冥心玄悟。必不信彼而疑此也。昔莊周稱髑髏云。死者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此。此雖寓言。理亦可譬。然則子平所見。其不能逮莊明矣。

慈仁寺東廊下。有無名氏題兩絕句云。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垂楊接御堤。玉

輦不來花落盡。晾鷹臺上鳥空啼。新甃湯泉咽不流。繚垣欹側野棠秋。月明深鎖長生殿。夜半無人誓女牛。詞意悽惻。真傑作也。

王揚州方宴客。聞予司城信。為之於邑。曰。升沈固無足較。然使於上林蓮芍間。得一閑曹。俾不廢觴咏。亦何與造物者事。而必欲挫折之如此。感歎之次。遂命罷酒。

雲間董二孝廉俞最善賦學。如鏡賦。燕賦。採桑賦。皆輕婉流麗。可與吳兵曹綺

頡頏。然吳間作唐人語。董則取裁齊梁者居多。

按吳集中如蓮花賦。其略曰。晴虹宛轉。古徑婆娑。竹沿溪而更密。花宜水而偏多。乃有田田翠扇。的的紅衣。潛根水壑。擢穎方漪。出金塘而競爽。對玉鏡而呈姿。又曰。爾乃西山雨細。北館風涼。千盤膩粉。百葉啼妝。雜江花與江草。映垂柳與垂楊。情以幽而更麗。氣以靜而逾香。斂柔懷兮不語。送媚影於迴廊。愛麝熏之微度。襲芳郁於羅裳。是宜君子所玩。甯曰野人之芳。此賦亦多用齊梁語。今云唐者。蓋總其大凡言之耳。

彭布政禹峯而述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盡數升。一食能盡一氣。肩真撥

亂之異才也。

王十一古文詞多用世說及水經注。故境狹而語幽。過江集中如竹林招隱兩寺題名記皆有致。

吳處士詩名藉甚。一貴人慕之。欲招與相見。使者至其門。吳傲然不顧。直曰。某今日不暇。後亦竟不往也。

有崔孝廉者。嘗得句云。黃葉聲多酒不辭。王十一賞之。目為崔黃葉。余笑曰。十一作詩餘。長安士大夫稱王桐花。固不可無崔黃葉作配。

按王桐花之名。始於劉公勇。此調乃蝶戀花和李易安韻者。今附錄於後。涼夜沈沈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綢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

曹學士

本條

問余以君之才。何不講學。對曰。身有所得。本從禪宗入。意不欲改。

頭換面。更令後生輩作話柄。曹默然。

程舍人嘗撫慈仁寺松。歎曰。長安諸賢。率皆未登庾嶺。故使諸松浪得盛名。

王揚州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余相值。秦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余以道遠稍難之。王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吳四性傲岸。不為同里所喜。其友或規之。吳大言曰。安有名士而不簡貴者。或問計孝廉侯二。玄弘宋三可。方何古人。計戲為題目曰。研德如張子布。疇三如魯子敬。

王博士憶萊雜詩。有潮勢汨三韓句。形容頗極雄闊。或云汨字無來歷。余曰。亦子美吳楚東南圻之類耳。圻字汨字。正以獨造見奇。

按郭景純江賦。潛演之所汨涵。正此汨字意。但郭語連用。稍不同耳。

孫鍾元先生

奇逢

居蘇門夏峯村。清泉嘉樹。映帶茅衡。一觴一咏。翛然物外。李

工部

震生

以為先生本非隱者。其少時豪俠之氣。尚自稜稜爽露。

吳下士流有好禪學者。自謂塵縛難解。余告之曰。賢不如即禪解縛。其人不能應。

至人之道。初無障闕。後之學人。或但執理解。或專參死句。稍生知見。便為所

縛。既為所縛。統是凡夫。雖有理俗之殊。至其為累。略不差別。

董侍御

文驥

五言古詩。沈雄頓挫。是其勝場。若出使榆林諸作。尤為少陵紀遊

之亞。

子謂中唐七言律詩。率宗高常侍李東川。惟錢員外規模摩詰。差屬穠麗。王十一亦以為然。

或謂中唐作者。何故不宗子美。子曰。當是聖不可階。

劉主事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遊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必強灌之。至醉嘔乃已。

客指燕地蒲萄。問子。吳中何以敵此。子答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言之已使津液橫流。何況身親剖摘。

昔陳昭問庾信蒲萄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尉瑾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然則蒲萄橘柚。舊已齊名。獨未有以楊梅敵者。止見江淹一頌耳。既已齒及。足令此果長償。

子問魏光祿為學之道。魏正色答曰。那不讀書改過。

董大行內計時。或注考語云。性成曠達。學負時名。董初無忤色。其後遂手書此聯粘置齋壁。

或曰王十一詩。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真有遺世獨立想。魏光祿里居後。不復通書朝士。或以著述寓予。惟用方幅紙題姓名其上而已。蓋其耿介如此。

陳處士維崧排偶之文。羊繇悽惻。幾於凌徐板庾。予致書王十一曰。唐以前某所不知。蓋自開寶以後。七百餘年。無此等作矣。所見方素伯集序。贈陸菊隱序。尤為奇拔。

方序詞繁不載。今略。陸序於後。自名菊隱。志遇也。粵以龍蛇之年。遂應魚羊之讖。普天瓦解。列鎮茅靡。羸羊盡作俘囚。樂卻悉班氓隸。庾開府著傷心之賦。五福無徵。馮曲陽著自序之文。三靈獲譴。斯時也。齊國忠臣。猶稱王躅。楚邦義士。尚說包胥。落落戈船雨暗。吳江之棹。蕭蕭戰艦烟迷。歆浦之帆。惟我礪城。獨推上谷。釃酒而談。登陴以誓。袁本初子弟俱願相從。庾元規賓從皆能自效。三日哭於都亭。六軍盟於別館。當年夏馥。曾聞姻婭之親。此日黃瓊。